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一

第四施何等物分二。一略示應捨不應捨物。二廣釋。今初。

謂由施此物能令現前離惡趣因。引生樂受究竟利益。能令斷惡或立善處。又於現前雖無安樂。然於究竟能生義利。是則菩薩當施於他。若由施此。現生逼惱後亦無義。或雖現樂於後有害。不應施他。

第二分二。一廣釋內物可捨不捨。二廣釋外物可捨不捨。今初。

若知不捨內物道理與此相違。知是應捨。故當先說不捨道理。此中分三。初就時門不應捨者。菩薩身等雖已至心先施有情。然乃至未廣大悲意樂。不厭乞求肉等難行。縱有求者亦不應捨。集學論云。「由何能令精進厭患。謂由少力而持重物。或由長夜而發精進。或由勝解尚未成熟而行難行。」如施肉等。此雖將身已施有情。然於非時。唯應遮止不令現行。若不爾者。能使菩薩厭諸有情。由此失壞菩提心種。故即失壞極大果聚。是故聖虛空庫經云。「非時欲行。是名魔業。」入行論云。「悲心未清淨。不應捨其身。若能成現後。大利因

應捨。」就所爲門不應捨者。若爲小事不應捨身。即前論云：「能行正法身。爲小不應損。如是能速滿。諸有情意樂。」若就自分已離慳等布施障礙。而就他分若不捨身。能辦衆多有情利義大事之時。有求肢等亦不應施。若爲令作殺生等事。俱害自他諸惡行。故來乞求者。則自不應暫施於他。就求者門不應捨者。若魔衆天。或由彼天所使有情。懷惱亂心來求肢等。不應捨與。勿令於彼有損害故。若諸瘋狂心亂有情來乞求者。亦不應與。此等非是實心來求。唯於衆多浮妄言故。非但不施此等無罪。施則成犯。除此等時來求身者。則應施與。此復有二。謂割身支等畢究施與。及爲辦他如法事故。爲作僕等暫施自在。

第二廣釋外物捨不捨理分二。一不捨外物道理。二惠施外物道理。今初。

初中有五。一就時門不應捨者。如於出家及諸近住。施午後食。

二就施境門不應捨者。於持戒者。施殘飲食。或與便穢涕唾變吐膿血所雜所染飲食。於諸不食葱蒜肉者。不飲酒者。縱欲飲食。然具律儀不當授彼。施與蒜等及所雜染。雖復先以正言曉喻。令其於施生歡喜心。然於怨家藥叉羅叉兇暴所覆。不知報恩。諸忘恩惠來乞求者。與子僕等。病人來求非宜飲食。或雖相宜。然不知量而與飲食。若已飽滿性極饑嗜。來

求妙食惠施妙食。若諸外道爲求過端及非求知經典之義。以財貨想而來乞求。捨彼經典。菩薩地中略說如是。廣如菩薩地攝決擇分應當了知。如云：「若是已寫完善經典。有嬰兒慧衆生來乞。若施與之當知有罪。若爲施彼轉向餘求。亦是有罪。若我令他持諸深法及觀彼能如實信解。唯以是思而惠施者。是爲無罪。若令諸具正信有情。書寫相似正法典籍。或外道論。或先已寫現在手中而施信者。或從他乞而施與者。是名有罪。手中現有已寫似典。菩薩應令改拭彼典書佛聖教。自亦應知彼無堅實。亦應爲他說其非善。若諸紙葉猶未書寫。有來乞者。爾時菩薩應問彼言。汝今以此欲何所爲。若云轉賣以充食用。菩薩若是將此紙葉預書正法。則不應施。若有財者應施價值。若無價值。二俱不施亦無有罪。若非預爲寫正法者。應即施與。令彼隨意受用安樂。如是若乞欲書最極下劣典籍。不施無罪。如欲書寫極惡典籍。如是欲修中典亦爾。若欲書寫最勝經典。不施求者。當知有罪。」

三就自身門不應捨者。若自了知。於經卷等其義未辨。又於經卷亦無慳垢而將經卷惠施求者。此不應施之理者。謂行如是法施。爲成三種隨一所須。若不施者。尚有後二殊勝所須。施則無故。初一所須已辦訖故。謂我自心都無慳垢。故慳煩惱不須更除。若不施者。見

增衆多妙智資糧。施則無之。若不施者。便能修集妙智資糧。利益安樂一切有情。即爲愛念此一有情及餘一切。若施唯是愛此一故。菩薩地中所須輕重如是宣說。入行論亦云。「爲小勿捨大。」故不施此非僅無罪。不施方法者。不應直言此不施汝。要當施設方便善巧。曉諭遣發。方便善巧者。謂諸菩薩先於所有一切資具。以淨意樂迴向十方諸佛菩薩。譬如苾芻於法衣等爲作淨故。捨與親教軌範師等而守持之。由如是捨。雖復貯蓄衆多資具。亦名安住聖種菩薩。增無量福。此於如是一切資具。如佛菩薩所寄護持。見乞者來。若施與彼此諸資具。稱正理者。應作是念。諸佛菩薩無有少物不施有情。思已而施。若不稱理。即當念先作淨施法。由已捨故。告言賢首。此是他物不許施汝。輕言曉諭。或以紙價二倍三倍施與遣發。令他了知菩薩於此非貪愛故不施於我。定於此經不自在故。不能施我。如是行者是巧慧施。

四就施物門不應捨者。若自父母。有虫飲食。妻子。奴等未正曉諭。雖正曉諭若不信解。若自妻子形容軟弱。族姓之人。雖說此等不施爲奴。然亦即是物之重者。故墮物數。菩薩地攝決擇分說。若是三衣及餘長物。佛所聽許。無慳意樂於修善品極所須者。雖不施與亦無有罪。如云。「出家菩薩除三衣外。所餘長物佛所聽許。身所受用順安樂住。若故思擇施來求者。當知無罪。若願善品非墮欲貪。雖不施與亦唯無罪。」菩薩別解脫經云。「舍利子。若諸菩薩重來求者。捨與三衣。此非修習少欲。」故出家菩薩施自三衣。即是有犯。

五就所爲門不應捨者。若有來乞毒火刀酒。或爲自害或爲害他。即便施與。若有來乞戲樂等具。能令增長墮惡趣因。是應呵止。反施彼物。若有來求或來學習。罽羅置菴爲害有情。教施彼等。由此顯示。凡害衆生身命資財。皆不應學彼等教授。若爲殺害或陸或水所住衆生。來乞水陸即施此等。若爲損害此國人民或爲害他。來求王位而行惠施。若有怨家來求仇隙。施彼讎敵。

第二應施外物之道理者。若即此身非是大師所遮之時。於彼補特伽羅捨所施物。非不稱理。於彼相宜即應施與。又若自身與前相違。於諸經卷有慳悋心。雖未已辨經典之義。應施來求樂勝智者。此復若有二書即應施與。若無二者應與書價。價亦無者應作是念。我行此施。縱於現法而成癡癡。不忍慳貪。如是思已定當惠施。若所施物除前所說。又自作王時。終不抑奪餘妻子等。令離其主而轉惠施。唯持村等可施求者。如是不爲墮惡趣因。諸戲

樂具及罽羅等。不損於他衆生所居水陸之處。不傷衆生無蟲飲食。應施求者。若有來求毒火刀酒。爲自饒益或饒益他。即當施與。若如是行財施之時。來二求者。一貧一富。應如何施。先作是念。設二求者來至我所。若堪於二充足滿願。即當俱施滿願充足。若不堪者。則當圓滿貧者所願。由其先作如是念故。若不能滿二所欲時。即當滿足貧者所願。應以軟語曉諭富者。告曰。賢首。我此資具於此貧者先已捨訖。切莫思爲特不施汝。受菩薩律初發業者。如是學施極爲緊要。故特錄出。凡無別義者。皆如菩薩地意趣而釋。

第二不能捨時當如何行者。若有求者正來求時。爲慳覆者。應作是思。此可施物定當離我。此亦棄我。我亦捨此。故應捨此。令意喜悅。攝取堅實以爲命終。若捨此者。則臨終時不貪財物。無所憂悔。發生喜樂。如是思已。仍不能捨。如勇利經說。「應以三事曉諭求者。謂我現今施力微弱善根未熟。於大乘中是初發業。隨不捨心自在而轉。住於取見我我所執。唯願善士忍許。不生憂惱。如何能滿汝及一切有情意樂。我當如是漸次而爲。」此是斷餘不信過失。非無慳過。集學論說。菩薩慳慳是應呵責。然如是行似能避免。「由慳不施財法他勝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亦云。「若有求者現在前。力極微故不能施。必令求者不退弱。應以軟

語慰其意。以後若再來前乞。必定不應令失悔。當除慳慳諸過失。爲斷愛故應勤修。」

第三習近對治布施障。障者如攝決擇分略說四種。謂未串習。匱乏。耽著。未見大果。其中初者。謂雖現有可施財物。然於求者不樂惠施。能治此者。應速了知如此過患。是我於施先未串習。今若不施。則於後世亦不樂施。強思擇已而行惠施。不隨未習過失而轉。第二者。由其財物極少。闕故不生捨心。能治此者。應作是念。我於生死流轉之時。或由宿業或繫屬他。於他人所未能饒益。令我具受衆多難忍飢渴等苦。設由利他。於現法中發生衆苦。乃至殞歿。此施於我猶爲善哉。非空發遣諸來求者。縱無彼財尚有菜葉可以活命。如是思已。忍匱乏苦而行惠施。第三者。貪可施物極爲悅意。最上勝妙。於來求者不能生起捨與之心。能治此者。應速了達耽著過失。我今於苦倒執樂想。由此能生當來衆苦。如是知已。斷除耽著。即將此物而行惠施。第四者。未見行施能生正等菩提勝利。觀見廣大資財勝利而發施心。能治此者。當速見其過。總應觀察一切諸行。皆念念滅。特觀資財速滅速離。一切所施皆當迴向廣大菩提。若唯顧視財等異熟。則唯能得廣大財位。不得解脫。如諸商賈爲與價故。一切資財悉無惜捨與於他。此唯得利。非能得福。四百頌曰。「云於此行施。能生大果利。爲

報而行施，如商利應呵。」

第二唯意樂布施者。內居閑靜由淨意樂淳厚淨信，分別化現種種廣大無量財寶，勝解惠施一切有情，以少功用生無量福，亦名菩薩巧慧布施。是菩薩地說。妙手問經雖說此是無資財者所應修學，非有財者不應修習。無資財時巧慧布施，是為乃至未證增上清淨意樂初極喜地。若證此地，則諸資財定無匱乏。如菩薩地云：「如是菩薩現無財寶，巧慧方便而行布施，此說乃至未證增上清淨意樂。若諸菩薩已證增上清淨意樂，如已獲得超諸惡趣，如是生生必當獲得無盡財寶。」

第四此等略義者。正受菩薩律儀已，學習大地布施道理，發願修學。如前所說布施之理，當先了知現在進修開遮之處而勤學習，特於慳悒身財善根而修對治，勵力增廣能捨之心。能如是修應自慶喜，心若未能如是薰修，應生憂惱。若如是者，則如妙手請問經說：於當來世，少用功力能滿布施波羅蜜多。若此一切皆悉捨置，即於現法亦當恆為重過所染。於當來世心不趣入，極難趣入諸菩薩行。又如攝波羅蜜多論云：「布施根本菩提心，勿棄如此能施欲，世間具此能施欲，佛說此為施中尊。」此說應當憶念修習菩提心，為諸行所依。願證菩提即是一切能捨根本，是為一切能捨之尊。故於此心應勵力學，此即總攝妙手問經勝扼要義。

第二尸羅波羅蜜多分五。尸羅自性。^二趣入修習尸羅方便。^三尸羅差別。^四修尸羅時應如何行。^五此等攝義。今初

從損害他及其根本，令意厭捨，此能斷心即是尸羅。由修此心增進圓滿，即是尸羅波羅蜜多。非由安立，諸外有情悉離損惱，為滿尸羅波羅蜜多。若不爾者，現諸有情未離損惱。過去諸佛尸羅波羅蜜多應未圓滿，亦不能導此諸有情，往離損害諸方所故。是故其外一切有情與諸損害隨離不離，自相續上有離損他能斷之心。修此即是受行尸羅。入行論云：「魚等有何處，驅彼令不殺，由得能斷心，說為尸羅度。」戒雖有三，此約律儀尸羅增上，說為斷心。此復若具等起增上，斷十不善是十能斷。若就自性增上，斷七不善是七能斷。身語業性。入中論疏云：「此由不忍諸煩惱故，不生惡故。又由心中息憂悔火，清涼性故，是安樂因。為諸善士所習近故，名為尸羅。此以七種能斷為相，無貪無瞋正見三法為其等起。故具等起尸羅增上說十業道。」

第二趣入修習尸羅方便者。如是發心受學諸行。此即誓辦一切有情。令具正覺尸羅妙莊。應修其義。此復自須先生清淨戒力。以自未能清淨尸羅。及有虧損當墮惡趣。況云利他。即自利義莫能辦故。故勤利他。當愛尸羅不應緩慢。必須力勵守護防範。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若具正覺戒莊嚴。勤修一切衆生利。先當善淨自尸羅。發起清淨尸羅力。」又云。「毀戒無能辦自力。豈有勢力而利他。故勸善修利他者。於此緩慢非應理。」如是能令尸羅清淨。依賴於諸進止之處。如制行持。又此隨逐猛利堅固欲守護心。故當久修。未護過失善護勝利。而令發起欲護之心。初者如前論云。「當見猛利大怖畏。可斷雖小亦應斷。」謂由過患深生怖畏。雖於小罪勵力斷除。尸羅障品其粗顯者。謂十不善所有過患。如前已說當思惟之。其勝利者前亦略說。吉祥勇猛所說者。即前論云。「可愛天物及人財。妙樂妙味天盛事。由戒因生有何奇。當觀佛法皆此生。」又由依此。能令相續輾轉勝進。與諸菩薩大悲性者共同學處。永斷一切惡行種子。得淨妙智。餘莊嚴具太老太少。若著戴者成譏笑處。非爲端嚴。尸羅莊飾。老幼中年任誰具足皆生歡喜。故爲第一莊嚴之具。諸餘香者。能薰順風非薰逆風。是有方限。戒名稱香薰一切方。能除炎熱檀等塗香有違出家。能除煩惱炎熱塗香。於出家者隨順無違。雖同具足出家之相。具戒財者勝出餘人。即前論云。「尸羅能得殊勝道。與諸悲性平等修。清淨勝智以爲性。離過第一莊嚴具。徧薰三界悅意香。塗香不違出家衆。行相雖同若具戒。此於人中最超勝。」又雖未說虛讚邪語。未以勤勇功力積集。所須資財任運而得。不以暴業而令怖畏。然諸衆生悉皆禮敬。非爲親屬。先未利彼。初本無識。然諸衆生自然慈愛。足跡之塵亦爲天人恭敬頂戴。得者持去供爲福田。此諸勝利悉由戒生。即前論云。「未曾出言未力集。能攝所須諸資具。無怖世人悉敬禮。無功未集得自在。非可說爲諸親族。未作利益及除害。先無相識諸衆生。皆禮持戒勝士夫。足履吉祥諸塵土。頂戴接受諸天人。稽首禮拜得持供。故具尸羅爲勝種。」如是智者善爲思惟。功德過失應善守護。即如此論云。「菩薩應護諸尸羅。莫耽自樂而破壞。」又云。「得自在故恆受樂。智讚護戒妙莊嚴。圓滿具足諸學處。極圓無慢依尸羅。」又護尸羅非唯爲自怖畏惡趣。及唯希望人天盛事。當爲安立一切有情於妙尸羅。即前論云。「若欲安立無邊世。一切有情於淨戒。爲利世故修尸羅。說爲尸羅到彼岸。非畏惡趣希王位。及願善趣諸圓滿。唯願善護淨尸羅。爲利世間而護戒。」

第三戒差別分三。一、律儀戒。二、攝善法戒。三、饒益有情戒。今初。

菩薩地說。即是七衆別解脫戒。故若具足別解脫律儀而住菩薩律儀者。或在家品或出家品。所有真實別解脫律儀。及諸共同能斷律儀。是律儀戒。若非堪爲別解脫律儀之身。而具菩薩律儀者。謂共別解脫斷除性罪及諸遮罪。隨其所應。能斷律儀。是律儀戒。

攝善法者。謂緣自相續六度等善。未生令生。已生不失。令倍增長。

饒益有情者。謂緣十一種利有情事。如其所應。引發彼等現法後法無罪利義。此等廣如戒品釋中。我已決擇。定應於彼數數參閱。

故別解脫所制諸戒。是諸出家菩薩律儀學處一分。非離菩薩學處別有。三聚戒中律儀戒者。謂於真實別解脫戒。或此共戒而正進止。此於菩薩亦爲初要。故當學彼。攝決擇菩薩地云。「此三種戒。由律儀戒之所攝持。令其和合。若能於此精進守護。亦能精進守護。餘二。若有於此不能守護。亦於餘二不能守護。是故若有毀律儀戒。名毀菩薩一切律儀。」是故若執別解脫律是聲聞律。棄捨此律開遮等制。說另學餘菩薩學處。是未了知菩薩戒學所有扼要。以曾多次說律儀戒。是後二戒所依根本及依處故。律儀戒中最主要者。謂斷性

罪。攝諸性罪過患重者。大小乘中皆說斷除十種不善。故於彼等善護三業。雖等起心。莫令現起。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不應失此十業道。是生善趣解脫路。住此思惟利衆生。意樂殊勝。定有果。應當善護身語意。總之佛說爲尸羅。此爲攝盡尸羅本。故於此等應善修。」月稱論師於尸羅波羅蜜時。亦說是斷十種不善。十地等經多如是說。故先於此如前所說。修靜息心。則諸餘戒亦易成辦。

第四如何修此等者。謂應具足六種殊勝。及具六種波羅蜜多而正修習。具六波羅蜜多修時。自住尸羅。亦能將他安住尸羅。是尸羅施。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者。諸行所依謂菩提心。不應失壞。漸令增長者。是爲趣入戒等諸行。所有根本。亦是第一遮止損害一切有情。大地以上所持尸羅爲所願境。於初發業諸進止處。當從現在至心修學。特當了知十不善等性遮諸罪。日日多起防護之心。又於自受律儀諸根本罪。尤應勵力數起防護。

忍波羅蜜多分五。一、忍之自性。二、趣入修忍之方便。三、忍之差別。四、修忍時如何行。五、此等攝義。

今初。

耐他怨害。安受自身所生衆苦。及善安住法思勝解。此等違品亦有三種。初謂瞋恚。次謂瞋恚及怯弱心。三謂不解無其樂欲。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者。唯由自心滅除忿等修習圓滿。非爲觀待一切有情悉離暴惡。非能辦故。調伏自心即能成辦所爲事故。入行論云。「惡有情如空。非能盡降伏。唯摧此忿心。如破一切敵。以皮覆此地。豈有爾許皮。唯以鞋底皮。如覆一切地。如是諸外物。我不能盡遮。應遮我自心。何須遮諸餘。」

第二趣入修忍之方便者。雖有多門。且當宣說修忍勝利不忍過患。其中勝利如菩薩地云。「謂諸菩薩。先於其忍見諸勝利。謂能堪忍補特伽羅。於當來世無多怨敵無多乖離。有多喜樂。臨終無悔。於身壞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。見勝利已自能堪忍。勸他行忍讚忍功德。見能行忍補特伽羅慰意慶喜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云。「若有棄捨利他意。佛說忍爲勝方便。世間圓滿諸善事。由忍救護忿過失。是具力者妙莊嚴。是難行者最勝力。能息害心野火。而現後衆害由忍除。諸勝丈夫堪忍鎧。惡人粗語箭難透。反成讚歎微妙華。名稱花鬘極悅意。」又云。「忍爲巧處成色身。功德端嚴相好飾。」謂有情邪行不退利他。從能摧壞衆多善根忿恚怨敵而爲救護。下劣爲害亦能堪忍。是極悅意莊嚴之具。諸難行者破煩惱逼惱最勝之力。能滅害心大火之水。諸暴惡人以邪行箭不能透鎧。微妙色身具金色相。奪諸衆生眼觀意思。是能造此點慧巧師。以如此等衆多勝利而爲讚歎。入行論云。「若勵摧忿勃。此現後安樂。」若能恆常修習堪忍不失歡喜。故於現法一切時中常得安樂。於當來世破諸惡趣生妙善趣。畢竟能與決定勝樂。故於現後悉皆安樂。此等勝利皆由忍生。於此因果關係乃至未得堅固猛利定解之時。當勤修學。

瞋恚過患中。不現見之過患者。入行論云。「千劫所施集。供養善逝等。此一切善行。一恚能摧壞。」此是如其聖勇所說錄於入行。曼殊室利遊戲經說。摧壞百劫所積衆善。入中論亦說。「由起利那忿恚意樂。能摧百劫修習施戒波羅蜜多所集諸善。」須臾何境者。或說菩薩或說總境。前者與入中論所說符合。如云。「由瞋諸佛子。百劫施戒善。利那能摧壞。」生恚之身者。入中論釋說。「菩薩生瞋且壞善根。況非菩薩而瞋菩薩。」境爲菩薩隨知不知。見可瞋相隨實不實。悉如前說能壞善根。總其能壞善根。非是定須瞋恚菩薩。集學論云。「聖說一切有教中亦云。諸苾芻。見此苾芻以一切支禮髮爪塔。發淨心否。如是大德。諸苾芻。隨此覆地下過八萬四千踰繕那乃至金輪。盡其中間所有沙數。則此苾芻應受千

倍爾許轉輪王位。」乃至「具壽鄔波離來世尊所恭敬合掌安住一面。白世尊言。世尊說此芘芻善根如是廣大。世尊。如此善根何能微薄銷滅永盡。鄔波離。若於同梵行所而爲瘡患。爲瘡患已。我則不見有如是福。鄔波離。此大善根由彼微薄銷滅永盡。鄔波離。故於枯樹且不應起損害之心。況於有識之身。」壞善根義。有諸智者作如是說。摧壞先善速疾感果之功能。令果久遠。先當出生瞋等之果。非後遇緣不自生果。以世間道皆不能斷所斷之種。定不能斷煩惱種故。然此理不定。如諸異生。以四對治力。淨治不善所獲清淨。雖非斷種。然後遇緣其異熟果定不生故。又已感異熟善不善業。雖非斷種。然後遇緣亦定不生異熟果。故。又加行道得頂忍時。未斷邪見及惡趣因不善種子。然遇緣時。亦定不起邪見及惡趣故。又如前引「諸業於生死隨重。」隨先熟一善不善業。暫遮餘業成熟之位。僅以此義不能立爲壞善不善。亦未說故。又異熟暫遠。不能立爲壞善根義。若不爾者。應說一切有力不善業。皆壞善根故。故於此中清辯論師如前所說。以四種力淨治不善。及由邪見損害之心摧壞善根。俱如敗種。雖遇助緣而不發芽。後雖遇緣亦不能生果。又如前說。雖以四力淨所造罪而得清淨。而與發生上道遲緩無相違義。故有一類。雖壞布施護戒之果圓滿身財。然不能壞修習能捨及能斷心作用等流。後仍易起施戒善根。又有一類。雖壞施戒作用等流。同類相續。然未能壞發生圓滿身資財等。又有一類。如前所說。若不瞋恚授記菩薩。一劫所能圓滿道證。由起瞋心自相續中已有之道。雖不棄捨。然一劫中進道遲緩。總之如淨不善。非須盡淨一切作用。故壞善根亦非壞盡一切作用。此極重要。唯應依止佛陀聖教。及依教之正理而善思擇。故當善閱經教而善思擇。如是能引極非可愛粗猛異熟。及能滅除餘業所引最極可愛無量異熟。是爲非現見之過患。

現法過患者。意不調柔。心不靜寂。又諸喜樂。先有失壞後不可得。睡不安眠。心失堅固。平等而住。若瞋恚重。雖先恩養忘恩反殺。諸親眷屬厭患棄捨。雖以施攝亦不安住等。入行論云。「若持瞋箭心。意不受寂靜。喜樂不可得。無眠不堅住。有以財供事。恩給而依止。彼反於瞋恚。恩主行弑害。由瞋親友厭。施攝亦不依。總之有瞋恚。全無安樂住。」本生論亦云。「忿火能壞妙容色。雖飾莊嚴亦無美。縱臥安樂諸臥具。忿箭刺心而受苦。忘失成辦自利益。由忿燒惱趣惡途。失壞名稱及義利。猶如黑月失吉祥。雖諸親友極愛樂。忿墮非理險惡處。心於利害失觀慧。多作乖違心愚迷。由忿串習諸惡業。百年受苦於惡趣。如極損他來復

讎。怨敵何有過於此。此忿爲內怨。我如是知已。士夫誰能忍。令此張勢力。」此等過患皆從忿起。乃至未得決定了解。應當修習。如入行論云。「無如瞋之惡。無如忍難行。故應種種理。殷重修堪忍。」由見勝利過患爲先。應以多門勤修堪忍。初句之理由。如入中論釋云。「如大海水。非以秤量能定其量。其異熟限亦不能定。故能如是引非愛果。及能害善。除不忍外。更無餘惡。最爲強盛。」若僅生最大非愛異熟。而不壞善根。則非如此最大惡故。然能雙具引大異熟及壞善根。所有惡行。除瞋而外。餘尚衆多。謂誹謗因果。所有邪見。及誑正法。並於菩薩尊長等所起大輕蔑。生我慢等。如集學論應當了知。

第三忍差別分三。^一耐怨害忍。^二安受苦忍。^三思擇法忍。初耐怨害忍分二。^一破除不忍怨所作害。^二破除不喜怨家富盛喜其衰敗。初中分二。^一破除不忍障樂作苦。^二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。初中分二。^一顯示理不應瞋。^二顯示理應悲愍。初中分三。^一觀察境。^二有境。^三所依瞋非應理。今初

初中有四。一觀察有無自在不應瞋者。應當觀察。於能怨害應瞋之因相爲何。如是觀已。覺彼於自欲作損害。意樂爲先。次起方便。遮我安樂。或於身心作非愛苦。爲彼於我能有自在不作損害。強作損害而瞋恚耶。抑無自在。由他所使而作損害。故瞋恚耶。若如初者。瞋不應理。他於損害無自在。故謂由宿習煩惱種子境界現前。非理作意。因緣和合起損害心。縱不故思。此諸因緣亦能生故。若彼因緣有所缺少。則故思令生。亦定不生故。如是由諸因緣起損害欲。由此復起損害加行。由此加行生他苦故。此補特伽羅無少主宰。以他亦隨煩惱自在。如煩惱奴而隨轉故。若他自己全無自在。爲餘所使作損害者。極不應瞋。譬如有人爲魔所使。隨魔自在。於來解救。饒益自者。反作損害行。捶打等。彼必念云。此爲魔使。自無主宰。故如是行。不少瞋此。仍勤勵力。令離煩惱。如是菩薩見諸怨家作損害時。應如是思。此爲煩惱魔使。無主。故如是行。不少瞋此。補特伽羅。須更發心。爲欲令其離煩惱故。我應勤修諸菩薩行。如四百論云。「雖忿由魔使。醫師不瞋怪。能仁見煩惱。非具惑衆生。」月稱論師亦云。「此非有情過。此是煩惱咎。智者善觀已。不瞋諸有情。」入行論中雖說多理。然唯於此易生定解。對治瞋恚最爲有力。菩薩地說修唯法想。堪忍怨害與此義同。故於此上乃至定解。當勤修習。若諸有情能有主宰。皆應無苦。以此諸苦非所願故。有自在故。又諸有情若爲猛利煩惱激動。尚於最極愛惜自身而作損害。或跳懸岩。或以棘刺及刀劍等。而自傷害。或

斷食等。況於他人能不損哉。應如是思滅除瞋恚。入行論云。「一切皆他使。他主自無主。知爾不應瞋。一切如化事。」又云。「故見怨或親。爲作非理時。謂此因緣生。思已當樂住。若由自喜成。皆不願苦故。則一切有情。皆應無有苦。」又云。「若時隨惑轉。自愛尙自殺。爾時於他身。何能不爲損。」

第二觀是客現及是自性皆不應瞋者。損他之過不出二事。謂是否有情之自性。若是自性瞋不應理。如不應瞋火燒熱性。若是客現亦不應瞋。如虛空中有烟等現。不以烟過而瞋虛空。應如是思滅除瞋恚。入行論云。「若於他惱害。是愚夫自性。瞋彼則非理。如瞋燒性火。若過是客來。有情性仁賢。若爾瞋非理。如瞋烟蔽空。」

第三觀其直間由何作損皆不應瞋者。若瞋直接發生損害能作害者。應如瞋恚補特伽羅瞋刀杖等。若瞋間接令生損害能作害者。如刀杖等爲人所使。其人復爲瞋恚所使而作損害。應憎其瞋。如云。「杖等親爲害。若瞋能使者。此亦爲瞋使。定應憎其瞋。」故不瞋杖。亦不應憎能使之。若瞋能使。理則亦應瞋其瞋恚。不如是執。即是自心趣非理道。故應定解一切道理悉皆平等。令意不瞋補特伽羅。如不瞋杖。此未分別杖與能使有無怨心者。由前所說破自在理應當了知。

第四觀能發動作害之因不應瞋者。受由怨害所生苦時。若是無因不平等因。則不生苦。要由隨順衆因乃生。此因是宿不善業故。由自業力發動能害令無自主。故自所招不應憎他。作是念已。應怪自致。於一切種破除瞋恚。如那落迦所有獄卒。是由自己惡業所起。爲自作害。如云。「我昔於有情。曾作如是害。故害有情者。我理受此損。」又云。「愚夫不願苦。愛著衆苦因。由自罪自害。豈應憎於他。譬如諸獄卒。及諸劍葉林。由自業所起。爲當憎於誰。由我業發動。於我作損害。此作地獄因。豈非我害他。」霞婆瓦云。「若云非我所致。實是顯自全無法氣。」

觀察有境不應瞋者。若於怨害發生瞋恚。是因於苦不能忍者。誠爲相違。以不能忍現在微苦。極力引生惡趣無量大苦因故。故應自念我極愚癡而自羞恥。勸防莫瞋。如云。「於現在微苦。我且不能忍。何不破瞋恚。地獄衆苦因。」其怨所生苦。是我宿世惡業之果。由受此故。盡宿惡業。若能堪忍。不造新惡。增長多福。他似不顧自法退衰。爲淨我罪而行怨害。故於怨害應視其恩。如本生論云。「若有不思自法衰。爲淨我惡而行損。我若於此不堪忍。忘

恩何有過於此。」入中論云：「許爲盡昔造諸不善業果，害他忿招苦，如反下其種。」如爲醫重病當忍針灸等方便，爲滅大苦而忍小苦，最爲應理。

觀察所依不應瞋者。一觀能害因及有過無過，如云：「他器與我身，爲應於誰瞋，如人形大瘡，痛苦不耐觸，愛盲我執此，損此而瞋誰。」又云：「有由愚行害，有因愚而瞋，其中誰無過，誰是有過者。」二觀自己所受者，若諸聲聞唯行自利，不忍而瞋，且不應理。何況我從初發心時，誓爲利樂一切有情，修利他行，攝受一切有情，修利他行，攝受一切諸有情者，如是思惟發堪忍心，博朵瓦云：「佛聖教者謂不作惡，略有怨害不修堪忍，即便罵爲此從根本破壞聖教，由此即是自捨律儀。聖教根本由此破壞，雖總聖教非我等有，自失律儀是滅自者。」又云：「如翻鞍牛縛尾而跳鞍反擊腿，若緩鞦落始得安樂，若於怨害而不緩息，爲其對敵反漸不安。」

第二理應悲愍者。謂當至心作是思惟：一切有情無始生死，無未爲我作父母等親屬友善，又是無常命速分離，常爲三苦之所苦惱，爲煩惱魔之所狂魅，滅壞自己現後利義，我當哀愍，何可瞋恚及報怨害。

破除不忍障利等三作毀等三分二。一破除不忍障譽等三。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。初中分三。一思惟譽等無功德之理。二思惟有過失之理。三故於破此應當歡喜。今初

若他讚我稱我稱譽，全無現法延壽無病等，及無後世獲福德等二種利益，故彼失壞若不喜者則無屋用，沙屋傾塌，愚童涕哭，與我今者等無有異，應自呵責而不貪著，如云：「讚稱及承事，非福非長壽，非力非無病，非令身安樂，我若識自利，彼利自者何。」又云：「若沙屋傾塌，兒童極痛哭，如是失讚譽，我心如愚童。」第二讚譽等者，於諸非義，令心散亂，壞厭離，令嫉有德，退失善事，如是思已則於彼等令心厭離，如云：「讚等令我散，彼壞厭離心，嫉妬諸有德，破壞圓滿事。」第三如是令我退失譽稱及利敬者，是於惡趣救護於我，斬除貪縛遮趣苦門，如佛加被，如是思已，應由至心滅瞋生喜，如云：「故若有現前，壞我譽等者，彼豈非於我，救護墮惡趣，我爲求解脫，無須利敬縛，若有解我縛，我何反瞋彼。我欲趣衆苦，如佛所加被，閉門而不放，我何反瞋彼。」

第二破除不忍作毀等三者。心非有體，非他能害，若直害身間損於心，毀等於身亦不能損，既於身心二俱無損，故應歡喜，如是思已斷除憂悵，憂悵若滅，瞋不生故，亦如論云：

「意非有形故，誰亦不能壞。由耽著於身，故身爲苦損。毀訾及粗語，并其惡名稱，於身若無害。心汝何故瞋。」霞惹瓦云：「若於康攏巴、內鄔蘇巴、照巴三人，任說何語，與向土石，全無差別。故得安樂。後時諸人耳根薄弱，故無安樂。」若對馨敦說某作是言，答曰：「暗中訶罵國王，汝犯離間，應當懺悔。」有謂慧金剛瑜伽師云：「人說我等爲伏後者。」答云：「人不於人作言說事，又於何事。」次云：「速斷離間。」若作是念，由毀訾等則餘補特伽羅於我不喜，故不歡喜。若餘不喜我，於我有損，可爲實爾。然此於自全無所損，故應斷除不歡喜心。如云：「餘不喜於我，此於現後世，俱不損於我，何故我不樂。」若作是念，雖他不喜，無損於我。然由依此，即能障礙從他人所獲得利養，故於毀訾毀謗傳惡名者而發憎憤，所得利養須置現世，瞋他之惡隨逐而行，故無利養，速疾死沒，與以邪命長時存活，前者爲勝。設獲利養長時存活，然於死亡終無免脫，終須有死。至臨終時，先經百年受用安樂，與唯一年受用安樂，二者相等，唯爲念境。爾時苦樂無差別，故譬如夢中受樂百年，與唯須臾領受安樂，二睡醒時，樂與不樂全無差別。如是思惟，若於利敬能破貪著，則於毀訾揚惡名等不生憂悵。以不求於他顯我殊勝，雖不顯揚喜無退故，亦如論云：「能障利養故，若我不喜此，我利置此世，諸惡則堅住。我寧今死，不邪命長活。我縱能久住，終是死苦性。夢受百年樂，若至於醒時，與受須臾樂，若至於醒時，醒已此二者，其樂皆不還。壽長短二者，臨終唯如是。設多得利養，長時受安樂，亦如被盜劫，裸體空手行。」

第二破除不喜怨敵富樂，喜其衰損者。本爲利樂諸有情，故發菩提心。今於有情自獲安樂，反起瞋恚。又云：惟願一切有情皆當成佛。今見彼等略有下劣利養恭敬，反生憂惱，極爲相違。故應於他幾大富樂，斷除嫉妬，至心歡喜。若不爾者，則菩提心利樂有情，唯假名故。如云：「爲樂諸有情，而發菩提心，有情自獲樂，何故反瞋彼。」云：令諸有情成佛，三界供見，下劣利敬，何故起憂惱。若汝所應養，當由汝供給，親友得自活，不喜豈反瞋。不願衆生樂，豈願得菩提。故若憎他富，豈有菩提心。若他從施獲，或利在施家，此俱非汝有，施不施何關。「怨家衰敗而生歡喜，及暴惡心願其失敗，僅由此心於怨無損，唯令自苦。設能損他，然亦俱害。思此過患，當一切種而正滅除。如云：「設怨有不喜，汝有何可樂，僅由汝希願，豈爲損他因。縱由汝願成，他苦汝何喜。若謂滿我心，損失豈過此。彼煩惱漁夫，利鈎之所執，我於地獄鑊，定受獄卒煎。」如是若於障礙我樂，及我親樂爲作非樂，并於怨家所有盛事，一向視爲不

可樂相。由此生憂。憂增發瞋。若能破其一向不喜。則止其憂。由憂息故。瞋則不生。故應以前所顯正理。於此破其一向不喜。由衆多門滅除瞋恚。以其過失最重大故。能滅教授亦即上說佛子正理。要與煩惱而興駁難。向內摧壞第一仇敵瞋恚之理。是故若能以觀察慧善爲思擇。以多正理而正破除。則能遮止多類瞋恚。由衆多門發生堪忍。能得堅固微妙習氣。是由其無垢正理。於正教義獲定解故。有捨觀慧思擇修者。即捨此等菩薩一切廣大妙行。當知即是自他暇身受取心要無上障礙。猶如毒蛇應當遠離。

註：菩薩饒益有情略略有十一相：(一)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彼彼事業。與作助伴。於諸有情隨所生起疾病等苦。隨時病等。亦作助伴。(二) 又諸菩薩。依世出世種種義利。能爲有情說諸法要。先方便說先如理說。後令獲得彼彼義利。(三) 又諸菩薩於先有恩諸有情所。善守知恩隨其所應現前酬報。(四) 又諸菩薩。於種種獅子虎狼鬼魅王賊水火等長諸有情類。皆能救護。令離如是諸怖畏處。(五) 又諸菩薩。於諸喪失財寶親屬諸有情類。善爲開解令離愁憂。(六) 又諸菩薩。於有匱乏貧生衆具諸有情類。施與一切資生衆具。(七) 又諸菩薩。隨順道理。正與依止。如法徇衆。(八) 又諸菩薩。隨順世間事務言說。呼召去來。談論慶慰。隨時往赴。從他受取飲食等事。以要言之。遠離一切能引無義違意現行。於所餘事心皆隨轉。(九) 又諸菩薩。顯示所有真實功德。令諸有情歡喜進學。(十) 又諸菩薩於有過者。內懷親昵利益安樂增上意樂。調伏調實治罰驅擯。爲欲令其出不善處。安置善處。(十一) 又諸菩薩以神通力。方便示現那落迦等諸趣等相。令諸有情厭離不善。方便引令入佛聖教。歡喜信樂生希有心。勤修正行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一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二

第二引發安受苦忍分三。一必須安受苦之理。二引發此之方便。三處門廣釋。今初

如入行論云。「樂因唯少許。苦因極繁多。」我等恆有衆苦隨逐。故以苦爲道不可不知。若不爾者。如集學論說。或生瞋恚。或於修道而生怯弱。即能障礙修善行故。此復有苦是由他起。亦有諸苦。無論於道若修不修。由宿業起。又有一類如下所說。由修善行始得發起。若不修善則不發生。如是若由宿業及現前緣增上力。故決定起者。此等暫時無能遮止。起已必須安然忍受。若不能忍。則反於此原有苦上。由自分別更生心苦。極難堪忍。若能安忍。雖根本苦未能即退。然不緣此更生內心憂慮等苦。若於此上更持餘苦助道方便。則苦極微而能堪忍。是故引發安受苦忍極爲切要。

第二引發方便分二。一有苦生時破除專一執爲不喜。二顯示其苦理應忍受。今初

若已生苦有可治者。是則其意無須不喜。若不可治。縱不歡喜亦無利益。非但無益。且有過患。若太嬌愛。雖於微苦亦極難忍。若不嬌愛。其苦雖大亦能忍故。如云。「若有可治者。

有何可不喜。若已無可治。不喜有何益。」又云。「寒熱及風雨。病縛捶打等。我不應太嬌。若嬌苦反增。」

第二顯示其苦理應忍受分三。^一思惟苦之功德。^二思惟能忍衆苦難行之功德。^三從微漸修無難之理。今初

功德有五。謂若無苦。則於苦事不希出離。故有驅意解脫功德。由苦逼迫壞諸高慢。故有除遣傲慢功德。若受猛利大苦受時。則知其苦從不善生。不愛其果。須止其因。故有羞恥作惡功德。由苦逼惱希求安樂。若求安樂須修善因。故有歡喜修善功德。由比我心度餘有情。知皆是苦。於諸漂流生死海者。能發悲愍。以上諸德及此所例諸餘功德。自應先知數數修心。謂此諸苦是所願處。如云。「無苦無出離。故心應堅忍。」又云。「又苦諸功德。謂以厭除慢。悲愍生死者。羞惡而喜善。」

第二思惟能忍衆苦難行之德分二。^一思解脫等諸大勝利。^二思能遮止無量大苦所有勝利。

今初

我昔流轉生死之時。爲求微劣無義欲故。雖知有苦尚能輕蔑非一大苦。作感當來無量苦因。忍受非一無義大苦。況我今者。爲求引發自他無量利益安樂。尚應故知忍受過前百千俱胝倍數大苦。而修善行。況輕於彼。應數思惟令心堅固。入行論云。「爲欲曾千返。受燒等地獄。然於自他利。我悉未能辦。現無爾許苦。能成諸大利。爲除衆生苦。於苦唯應喜。」思惟往昔於自他利俱無所成。尚能忍受爾許難行。今爲引發極大利義。於諸微苦何故不忍。故雖有苦。然有此利。我實善得。如是思惟令心高起。又由惡友之所誑惑。尚能趣向無義惡途。忍諸苦行。謂跳三尖矛及炙五火等。又爲世間微劣事故。能強忍受務農。徇利戰競等事。非一大苦。如是思已當於苦行而發無畏。

思能遮止無量大苦所有勝利者。如有一人是應殺犯。若截手指能免殺罪。發大歡喜。如是若由人間小苦。總能脫離無邊生死。別能永斷那洛迦等惡趣衆苦。極爲善哉。若能善思現前久遠二苦差別。則於難行能生心力全無所畏。如云。「若截殺人手。能脫豈非善。若以人間苦。離獄豈非善。」

從微漸修無所難者。如云。「若習不易成。此事定非有。故修忍小苦。大苦亦能忍。」若被忍甲受苦意樂。雜諸小苦漸次修習。則忍苦力漸能增廣。集學論亦云。「此中若修小苦

爲先。則於大苦及極大苦而能串習。譬如一切有情由串習力。於諸苦上妄起樂想。如是若於一切苦上安住樂想而漸串習。則亦能住安樂之想。」又生此想。復如猛利請問經云。「應當捨離。如樹棉心。」華嚴亦云。「童女。汝爲摧伏一切煩惱故。應當發起難行之心。」謂須心力最極堅穩。非心微薄之所能成。故若先發堅強志力。則諸大苦亦成助伴。譬如勇士入陣戰時。見自出血。以此反能助其勇志。若先未聞如是之法。雖聞云我不能行。此自輕蔑者。則苦雖微。亦能成彼退道之緣。譬如怯夫。雖見他血亦自驚倒。如云。「有若見自血。反增其堅勇。有雖見他血。亦驚慌悶絕。此由心堅固。怯弱之所致。」

處門廣釋者。若須安忍所生苦者。爲當忍受由何生苦。此分八處。依止處者。所謂衣服飲食坐具。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。是能增長梵行之依。此等諸物若得粗劣。他不恭敬。稽留乃與。不應憂鬱。當忍由此所生衆苦。世法處者。衰毀譏苦。壞法壞。盡法盡。老法老。病法病死法死。如是九種。是爲世法。依此一切。或依一分所生衆苦。應善思擇而忍受之。威儀處者。行住坐臥。是四威儀。第一第三晝夜恆時。從諸障法淨修其心。由此生苦。悉當忍受。終不非時脅著牀座。草敷葉敷。攝法處者。供事三寶。供事尊長。諮受諸法。既諮受已。爲他廣說。大音讚誦。獨處空閒。無倒思惟。修習瑜伽。作意所攝。若止若觀。爲七攝法。於此劬勞所生衆苦。悉當忍受。乞活處者。剃鬚髮等誓受毀形。受持栽染壞色之衣。從其一切世間遊涉。兢攝住。故別行餘法。捨務農等。從他所得而存濟故。依他存活。不應受用集所獲故。盡壽從他求衣服等。斷穢行故。盡壽遮止人間諸欲。捨離歌舞笑戲等故。及離與諸親友同齡歡娛等故。盡壽遮止人間嬉戲。爲七乞活。由依此等所生衆苦。應當忍受。勤劬處者。勤修善品。劬勞因緣所生衆苦。悉當忍受。利有情處者。謂十一事。從此生苦。皆應忍受。現所作處者。謂出家者。便有營爲衣鉢等業。諸在家者。則有無罪營農經商仕王等業。從此生苦。悉當忍受。如是八處所生衆苦。隨何苦起。皆應別別精進不廢。正趣菩提。已正趣入。不令成其退轉障礙。令意全無不喜而轉。

第三引發思勝解忍中勝解之境。略有八種。一淨信境者。謂三寶功德。二現證境者。謂無我真實。三希樂境者。謂諸佛菩薩廣大神力。此復有三。謂神通力。六波羅蜜多力。及俱生力。四五取捨境者。謂諸妙行諸惡行。因及此所招愛非愛果。此分爲二。六七所修境者。謂大菩提是應得義。及菩薩學一切諸道。是能得彼所有方便。此亦分二。八聞思隨行境者。謂所

知境卓壠巴師說爲無常等。然力種性品說十二分教等正法爲第八種或應如是。勝解之理者。謂如實知此諸境已。無所違逆數數思惟。安受衆苦及思擇法俱分八類者。如菩薩地所說而錄。特於思法此說極廣。

修此等時如何行者。謂隨修一能堪忍時。皆令具足六種殊勝。具足六種波羅蜜多。唯除令他安立於忍。是忍施外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者。謂應隨念發菩提心。爲行依止而修行者。是欲安立一切有情於漏盡忍所有根本。故須令此漸次增廣。大地諸忍作所願境而勤修習。諸初發業所應學忍善了知己。如理修學。如於所說有所違越。應當精勤而令還出。若修此時捨而不修。恆爲非一大罪所染。於餘生中亦極難修。最爲殊勝諸菩薩行。若能視爲勝道扼要。諸能行者現前修行。未能行者亦能於上淨修意樂。則如妙手問經所說。以少功力及微小苦。而能圓滿波羅蜜多。

學習精進波羅蜜多分五。一精進自性。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。三精進差別。四正修行時應如何修。五此等攝義。今初

緣善所緣勇悍爲相。入行論云。「進謂勇於善。」菩薩地說爲攝善法及利有情。其心勇悍無有顛倒。及此所起三門動業。

第二趣入修習精進方便者。謂應多思精進勝利不進過患。此若串習精進起故。其勝利者。勸發增上意樂會云。「能除諸苦及冥暗。是能永斷惡趣本。諸佛所讚聖精進。此是恆常應依止。此世所有諸工巧。及出世間諸巧業。若發精進非難得。智者誰厭精進力。若有趣佛菩提者。彼見昏睡諸過失。常發精進而安住。我爲策彼而說此。」莊嚴經論亦云。「資糧善中進第一。謂依此故彼後得。精進現得勝樂住。及世出世諸成就。精進能得三有財。精進能得善清淨。精進度越薩迦耶。精進得佛妙菩提。」又云。「具進受用無能勝。具進煩惱不能勝。具進厭患不能勝。具進少得不能勝。」菩薩地亦云。「唯有精進是能修證菩薩善法最勝之因。餘則不爾。故諸如來稱讚精進。能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攝波羅蜜多論亦云。「若具無厭大精進。不得不證皆非有。」又云。「非人皆喜饒利彼。能得一切三摩地。晝夜諸時不空度。功德資糧無劣少。獲得諸義過人法。如青蓮華極增長。」過患者。海慧請問經云。「有懈怠者。菩提遙遠最極遙遠。諸懈怠者無有布施乃至無慧。諸懈怠者無利他行。」念

住經亦云，「誰有諸煩惱，獨本謂懈怠。若有一懈怠，此無一切法。」若無精進，隨懈怠轉，一切白法悉當虧損，退失一切現時畢竟士夫義利。

精進差別分二，一正明差別，二發生精進之方便。初中有三，一擐甲精進，二攝善法精進，三饒益有情精進。今初。

菩薩地說，「謂諸菩薩於發精進加行之前，其心勇悍，先應如是擐意樂甲。若為除一有情苦故，以千大劫等一晝夜，集為百千俱胝倍數，三無數劫，唯住有情那洛迦中，乃能成佛。我亦勇悍為正等覺，非不進趣。發精進已終不懈廢，況時較短，其苦極微，如是名為擐甲精進。若有菩薩於此精進，少發勝解，少生淨信，亦名堅固，尚能長養為求無上大菩提故，發起無量精進之因。何況成就如是精進，於求菩提饒益有情，無有少分難行事業，可生怯劣難作之心。」若能修習如是意樂，定能醒覺大乘種性所有堪能，故應修習。攝波羅蜜多論云，「設等生死前後際，成為極長大晝夜，集此為年成長劫，以盡大海水滴量。發一最勝菩提心，須以此相漸集餘，一一資糧悲無厭，無諸懈廢修菩提。自心莫思流轉苦，而擐無量穩固甲。住戒悲性諸勇識，是為最初所應取。」此亦是說擐甲精進。又如無盡慧經所說，「設

從無始生死以來，現在以前為一晝夜，三十晝夜而為一月，於十二月計為一年，經十萬年始發一次菩提之心，見一次佛，如是等一瓊伽沙數，始能知一有情心行。以如是理，須知一切有情心行，亦無怯弱而擐誓甲，為無盡甲。」是為無上擐甲精進。總之若能引發少分如此意樂，速能圓滿無邊資糧，淨無量障而成最勝不退轉因。如於長劫能生喜樂，如是亦能速當成佛。若於無邊妙行及於極長時等，全無勇悍，唯樂短時速當成佛，反於成佛極為遙遠，以能障礙諸菩薩眾發最殊勝大志力故，為何義故，如是擐甲發勤精進，其中有二，攝善法精進者，謂為正引發六種波羅蜜多故，修彼加行，饒益有情精進者，謂於十一事，如其所應而發精進。註：饒益有情精進十事同饒益有情戒。

第二發生精進之方便者，如前所說，二種資糧一切白法，由依此故生住增長，故修精進極為重要。此亦唯見寂天菩薩論說，易解便修最圓滿故，當說此宗。

此中分四，一捨離障礙精進違緣，二修積順緣護助資糧，三依上二緣發勤精進，四由此身心堪能之理。初中分二，一明所治品，二修斷彼方便。今初。

不入道者略有二類，一雖見能修而不趣入，二怯弱不入，謂我豈能如是修習。雖尚有

餘能不能修未嘗思擇而不趣者。然此是說求解脫者。彼非此說。初中有二。一推延懈怠。謂念後時有暇能修。二雖非如是。然於庸常諸下劣事。貪著覆蔽。如入行論云。「說其所治品。懈怠。耽惡事。自輕而退屈。」能生懈怠之因者。謂諸懶惰味著微樂。愛睡眠樂。不厭生死。如云。「懶惰受樂味。愛習近睡眠。不厭生死苦。當生諸懈怠。」有釋前二句文。謂明如何生起之相。

修斷彼方便分三。初破除推延懈怠者。略有三種。謂已得之身速當壞滅。命終之後墮諸惡趣。如此人身極難再得。由修此三能除執爲有暇懈怠。引發恆覺無暇之心。此三於前下土之時。已廣宣說。二破除貪著惡劣事業者。應觀正法。是能出生現後無邊喜樂之因。無義狂談掉等散亂。是能失壞現前大利。引發當來無義衆苦無依之處。修習對治而正滅除。如云。「棄妙善正法。無邊歡喜因。汝何故反喜。苦因散掉等。」三破除退屈或自輕者。如是破除推延耽惡事已。雖於正法能起勇悍。然非以此便爲喜足。應於大乘精勤修學。故應除遣於彼怯弱。謂念如我何能修證。此中分三。於所應得破除退屈。於能得方便破除退屈。於所安住修道處所破除法弱。

所得佛者。謂是永盡一切過失。畢竟圓滿一切功德。我修一德斷一過失且極艱難。故我豈能獲如是果。若實發起如此退怯。已捨發心過患極重。設未實起。亦應從初滅不令起。破除道理者。應作是念。策舉其心。佛薄伽梵定量士夫。是諦語者是實語者。不虛妄語不顛倒語。彼尚記說蚊虻等類能證菩提。何況我今生在人中身報賢善。有智慧力觀擇取捨。故我若能精進不廢。何故不能證得菩提。如云。「不應自退怯。謂不證菩提。如來諦語者。作此諦實說。所有蚊虻蜂。如是諸蟲蛆。彼發精進力。證無上菩提。況我生人中。能知利非利。不捨菩提行。何不證菩提。」又於往昔過去諸佛及現在佛並未來佛。此等亦非先已成佛。次修諸道。初唯如我。由漸昇進而得成佛及當成佛。由如是思破除怯弱。寶雲經云。「菩薩應念所有如來應正等覺。謂諸已現等覺。今現等覺。當現等覺。此等皆以如是方便。如是修道如是精進。已現等覺。今現等覺。當現等覺。」乃至說云。「此諸如來亦非皆是成如來已而現等覺。故我亦當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而現等覺。我亦應發共同一切有情精進。普緣一切有情精進。如是如是策勵尋求。」無邊功德讚云。「雖諸已得善逝位。亦曾墮諸極下處。佛墮險時不自輕。不應自輕壯亦怯。」生此怯弱是由善知諸佛功德無有邊際。果隨因行。故修

道時。須無量門引發功德。及無量門滅除過失。次觀自身而生怯弱。若謂諸佛無量功德於修行時。僅由專懇修學。一微小功德即能成就。於道生此顛倒了解。則於現在全無所怯。然此非是賢善之相。是於修道之理未獲定解。或雖少有散渙了解。然皆未曾親切修持。總覺容易障覆所致。若至實行雖略顯示道之首尾。粗概次第滿分之體。生恐懼云。若須如是。誰復能修而捨棄故。霞惹瓦亦云。「未曾實行諸菩薩行。如看射箭總覺甚易。全無怯弱。現在之法無完善者。故不致到怯弱自輕之地。若善圓滿。恐必多起怯懼自輕。」此言極實。

於能得方便破除怯弱者。謂念成佛須捨手足等。我不能爾。如此之苦應須堪忍。即不修行自任運住。流轉生死。亦曾多受斫裂刺燒此等大苦。不可說數。然亦未能成辦自利。爲求菩提難行之苦。較其前苦尚無一分。然能成辦自他大利。如云。「若謂捨手等。是我所怖畏。是未察輕重。愚故自恐怖。無量俱胝劫。曾多受割截。刺燒及解裂。然未證菩提。我今修菩提。此苦有分齊。爲除腹內病。如受割身苦。諸醫以小苦能治令病癒。故爲除衆苦。小苦應堪忍。」又捨身者。初怖畏時。非可即捨。先於布施漸次學習。至於自身全無貪著。大悲心力開發之時。若有大利。方可施捨。故正捨時全無難行。如云。「如此治療法。勝醫且不用。以柔和儀軌。治無量大病。導師先令行。惠施蔬菜等。習此故而後。自肉漸能施。若時於自身。覺如諸菜葉。爾時捨肉等。於此有何難。」是故有說波羅蜜乘。須捨身命。故生逼惱是難作道。今此教典善爲破除。謂於發生難行想時。不須即捨。如與菜等極易捨時。方可捨故。

於所安住修道處所。破除怯弱者。謂念成佛須於生死受無量生。爾時生死衆苦逼惱。故我不能修如是行。應如是思。菩薩由其已斷諸惡。以因遮故。必不能生苦受之果。堅固通達。生死如幻。悉無自性。故心無苦。若其身心安樂增盛。雖處生死無厭患義。如云。「斷惡故無苦。善巧故無憂。謂由邪分別。罪惡害身心。福令身安樂。智故心亦安。利他處生死。悲者何所厭。」又云。「故遍除疲厭。騎菩提心馬。從樂而趣樂。有智誰退屈。」如是雖延無量時劫。不應怯弱。唯時長久非厭。因故。謂苦極重。雖時短促。亦生厭離。無苦安樂時。雖久遠。無所厭故。寶鬘論云。「重苦雖時短。難忍況久遠。無苦而安樂。無邊時何害。此中身無苦。意苦從何有。唯悲世間苦。由此而久住。故謂佛久遠。智者無退屈。爲盡過集德。恆勤修資糧。」又念成佛。必須圓滿無邊資糧。此極難作。故我不能。亦莫怯退。若爲利益無邊有情。求證諸佛無邊功德。而爲發起。住無量劫。欣樂修集無邊資糧。而受律儀。則於一切。若睡未睡。心散不散。乃

至有此律儀之時。福恆增長。量等虛空。故無邊資糧。非難圓滿。即前論云：「如一切諸方。地水火風空。無邊如是說。有情亦無邊。菩薩慈悲愍。此無邊有情。欲度諸苦厄。安立於佛位。如是堅住者。從正受戒已。隨其眠不眠。及放逸而住。如有情無邊。恆集無邊福。無邊福非難。證無邊德佛。若住無量時。爲無量有情。求無量菩提。而修無量善。菩提雖無量。以此四無量。資糧非久遠。如何不得證。」是故若由最極猛利大慈大悲。及菩提心衝動其意。爲利有情。願於短時速成佛者。極爲希有。然若未近此之方隅。僅由見於極長時劫。須正修學無邊諸行。及多難行。便作是念。誰能如是。故妄說云。求速近道。此於願心間接損害。正損行心。令大乘種漸趣劣弱。故於成佛反極遙遠。以與龍猛無著決擇如來密意。最極增長菩提心力。所有道理極相違故。

如是若僅怯弱而住。全無所益。反漸怯劣。故應善知諸能修證菩提方便。策舉其心。則辦諸利如在掌內。如本生論云：「怯弱無益悅匱乏。是故不應徒憂惱。若依能辦利聰叡。雖極難事亦易脫。故莫恐怖莫憂惱。如其方便辦所作。智者威堅而策舉。辦一切利如在掌。」聖者無著數數說爲：「當具二事。一雖善了知於廣大法學習道理。應無怯弱。二於下劣功德不應喜足。」然現在人。若生少分相似功德。或生少分真實功德。便覺已進極大道位。計唯修此便爲滿足。若爲智者知道扼要。依於教理善爲開曉。謂此雖是一分功德。然唯以此全無所至。果能了解。意必怯退。是故能於一分功德不執爲足。更求上勝。及知須學無邊學處。而無怯弱。極爲稀少。

第二積集順緣護助資糧分四。一發勝解力。二發堅固力。三發歡喜力。四暫止息力。今初

諸論中說。欲爲進依。此中勝解即是欲樂。須發此者。如云：「我從昔至今。於法離勝解。感如此困乏。故誰棄法解。佛說一切善。根本爲勝解。」勝解如何而起者。如云：「又此之根本。恆修異熟果。」此說修習從黑白業。生愛非愛諸果道理。諸論又說信爲欲依。以從二種深忍之信。能引取舍二種欲故。此是思惟諸總業果。及特思惟諸菩薩行所有勝利。及越諸行所有過患諸因果等。如是勝解大乘入大乘門。即是誓除自他一切過失。誓引自他一一功德。然一一過及其習氣。究竟清淨。一一功德畢竟圓滿。必須經歷多劫修習。不見我有淨除過失。引發功德一分精進。我實徒耗有暇之身。如是思惟自行策發。如云：「我應除自他無量諸過失。然盡一一過。須經諸劫海。未見我有此斷過精進分。墮無量苦處。我心何不裂。」

我應勤引發。自他衆功德。然修一一德。須歷經劫海。我終未能起。修此德一分。我將難得身。空棄實奇哉。」

堅固力者。謂於何事發起精進。即於彼事究竟不退。此初不應率爾而行。當善觀察。見其能辦次乃進趣。若不能者則莫趣入。與其既行中間廢捨。莫若最初不趣爲勝。其因相者。以於中間棄捨誓願。若成串習。由此等流。則餘生中亦棄所受學處等故。於現法中增長衆惡。於餘生中增長苦果。又因先思作此事故。未修餘善。退捨先作其果下劣。即此一事亦未究竟。故其所作終無圓滿。總之誓作何事。其事未成亦障餘事。由其等流。令其誓願所受律儀。亦不堅固。如云。「先應觀加行。應作不應作。未作爲第一。作後不應退。餘生亦成習。當增諸惡苦障。餘及果劣。此亦未能辦。」是故願令誓願究竟。應修三慢。如云。「於業惑功能。三事應我慢。」其業慢者。謂自修道全不賴他爲作助伴。唯應自修。如云。「謂我應自爲。此即事業慢。」親友書亦云。「解脫唯依於自修。非他於此能助伴。」此是念其我當自修。不希望他。與慢相似。假名爲慢。功能慢者。謂諸衆生隨煩惱轉。尚不能辦自己利義。況能利他。念我能引自他利義而勤修行。如云。「此世隨惑轉。無能引自利。衆生非如我。故我應修此。」

又此諸人於下劣業且勤不捨。我今此業能引妙果。何故不爲。作是思已而正修習。如云。「餘尚勤劣業。我如何閑住。」然修此二。非輕蔑他而自憍慢。謂應觀爲可悲愍相。無慢雜糅。如云。「非以慢修此。自無慢爲勝。」由念我能餘則不能。與慢相似。假名爲慢。煩惱慢者。謂一切種輕毀煩惱。我當勝此。終不使此有勝於我。爲欲摧伏諸所治品。令心勇悍。令心堅穩。如云。「我當勝一切。不使誰勝我。諸佛獅子兒。應住此我慢。」若不如是而退弱者。障品雖小亦能爲害。如云。「若遇死毒蛇。烏亦如鵬鳥。若我太軟弱。小罪亦爲損。怯劣棄功用。豈能脫匱乏。」霞惹瓦云。「棄法之樂。較往昔樂全無過上。於現法中若棄正法。應思當來所受諸苦無有邊際。若自不能勤加功用。煩惱亦必不覺悲愍。對治不說汝不能修。我自圓滿。諸佛菩薩亦不能救。」若能生起如前我慢。障品雖大不能爲障。是故應須發起慢心。如云。「若起慢功用。障大亦難勝。故心應堅固。摧伏諸罪惡。」若不爾者。修行之人爲罪所勝。猶願戰勝三界煩惱。實爲智者所恥之處。如云。「我爲罪所勝。勝三界可笑。」此由輕毀諸煩惱故。欲爲摧伏。故假名爲煩惱我慢。諸作釋者雖有異說。然覺此說與論相符。如是應斷希望於他。當擯誓願。願我自作。此復覺其非餘所能。唯我始能自負其任。如是見已。正修之時。

令心堅固。唯應向外摧伏煩惱。不令煩惱向內摧伏。更思中途棄捨誓願所有過失。善思擇已。隨所作事。一切誓願悉願究竟。乃至未獲堅穩以來淨修其心。

發歡喜力者。如是由其猛利欲樂勝解之力。精進未生能令生起。又令已生不退之因。謂由成就堅固之力。或我慢力。最初入時歡喜而入。已趣入時。於其事業不欲斷絕無飽意。樂者。即歡喜力。故應引發。應發何等無飽之理。如云。「此於所作業。如欲遊戲樂。應著其事業。喜此業無飽。」謂應勵力發起喜心。如同小兒遊戲之業。無飽足心。又如樂果無所飽滿。其因之業亦應無飽。如諸俗人於安樂果能不能得。尚有猶預且策勵轉。況行此業決定能生安樂之果。如云。「成樂否無定。尚為樂作業。若業定感樂。不修云何樂。」又以此理亦不應飽足。如云。「諸欲如刀蜜。尚且無飽足。況福感樂果。寂靜何故飽。」如鋒刀蜜雖亦略有甜味可嘗。但若舐之必能割舌。可愛欲塵雖與現前少分安樂。然生現後極大痛苦。其受用者尚無飽足。況諸資糧能與無罪現前久遠無邊安樂。何應飽足。如是思已。應當發生無飽意樂。故為圓滿所修善業。乃至未生如日中時。日熾諸象趣向可意蓮池之心。應善修習。如云。「為圓滿業故。如日中熾象。遇池而入池。亦應趣其業。」

暫止息力者。發勤精進身心疲勞須暫止息。若不爾者則極厭離。能障後時發精進故。休息無間仍發精進。前事究竟不應以此便為喜足。應於上勝更發精進。如云。「若時力衰乏。為後故暫捨。為趣後後故。善竟即應捨。」此後所說極為重要。若以前德而為喜足。則能障礙修證。眾多勝功德故。此又顯示發精進規。謂應俱斷。太為熾然。功用過猛及太散緩。當恆相續如瀑流水。吉祥敬母云。「修殊勝德時。尊會無急緩。故尊諸勝德。前後無差別。」博朶瓦亦云。「如席摩主巴之逐盜者無益。應如絳巴之逐盜者。初先預備。次乃至未及盜處而追。如是緩追。又須耐久。譬若全不停息。速猛而進。走至極乏。坐不能起。等同未進。」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二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三

如是了知精進三種違緣。修習對治。其未生修持。能令生起之順緣。謂勝解力。若已生者。能令不退之因。謂堅固力。修彼業時。不欲斷絕者。謂歡喜力。更以息捨力。勤發精進。若於此理。已得善巧。則於精進。當發欣樂之力。茲當宣釋。

第三發勤精進。斷所斷時。如云。「如與慣戰敵。鬥劍於陣前。當避煩惱劍。返擊煩惱敵。」如慣戰智者。與諸怨敵。鬥劍等時。不應專謀害他。當善二事。謂須善避他來擊刺。及返害他。行者亦爾。與煩惱鬥時。一須善防避煩惱來傷自心。二須依止對治。更進害他。若不爾者。雖以對治滅除一分煩惱作用。然餘煩惱。則又劫奪一分善法。或令心中起一大罪。損利平均。則諸善行極難生。故。喻如欲修法者。覺以先知為要。唯於了解。執為堅實。極力尋求。此以多聞。雖能除遣無知之愚。若不防慎。諸餘煩惱。即於爾時。染多惡行。致令身心。極不調順。又如念云。調伏身心。要於多聞。若專重其修。不防愚敵。不聞不學。正法。即自所受律儀。進止之處。亦極愚蒙。則亦恆為眾罪侵害。又如臨陣。手劍失落。恐被他殺。無間拾取。如是與煩惱鬥時。若失明。記取捨進止。所緣行相。憶念之劍。恐墮惡趣。亦須無間。依止正念。如云。「臨陣劍失落。畏怖速拾取。如是落念劍。畏地獄速取。」龍猛菩薩亦說此念。極為重要。如云。「大王佛善說。念身為共道。故應勤守念。失念壞諸法。」又所念境。先以慧別。次乃念取。以念無擇。境力故。慧須分別何法者。謂總諸經中所說一切應進止之處。尤以自所受律儀中。應取應捨。若能於彼。住念正知。其所修法。乃能圓滿。若唯於住心所緣。修念正知。全無所益。又如陣中。先必勵力。令劍不失。設有所失。無間急取。是因實畏所殺。非僅空言故。諸修道者。先恐失落。明記取捨。所有正念。設有所失。無間能修者。亦因心中實畏。忘失念時。為罪染著。墮惡趣果。非虛言故。能生此心。尤以修習業果為要。吾等若未知此。為甚深教授。則為斷絕道中精髓。聰叡所愛功德之本。若爾何須於微小罪。見大怖畏。無間滅除。不令相續耶。答。譬如毒箭。略傷於身。以此不久。毒遍全身。故當速割。如是惡行。略傷心時。若捨不顧。速遍全心。實非微小。速能廣大。故於最初。須滅令不生。設已生起。無間應斷。如云。「如毒依於血。速能遍全身。如是罪得便。亦能遍全心。」若爾欲勝煩惱陣者。云何依止念正知耶。如云。「如執滿鉢油。執劍住其後。溢則畏其殺。禁者如是勵。」謂應如是策勵。廣如迦旃延那因緣。應當了知。

如是策勵之時。總諸惡行。特見睡等懈怠之因。現在前者。應不忍受迎面遏止。如云。「如蛇入懷中。故應急起立。如是睡懈生。皆應速遏止。」非但斷除。應於犯罪心生不喜。謂我往昔如是轉故。乃至現在漂流生死。尤以正受菩薩律儀。而反安住學處障品。極可訶責。及願今後於如是罪定不令生。防護當來。於彼二心。應多修習。如云。「一一罪生時。應當自訶責。必不令更生。恆思如是行。」應勵修學。能相續生有力正念最深之因。謂與善師善友共住。及應依止多聞等因。如云。「於此等時中。謂當串習念。此因能遇師。或行應理事。」總須多聞善辨菩薩學處取捨。次於所知法義。一切威儀。恆依正念發勤精進。故於所精進處。要無錯誤。

第四身心由此堪能之理。謂自在之力。如不放逸品說。「必須善學菩薩學處。及受已不學過患極重。當視煩惱猶如仇敵。於諸難行莫覺爲擔。應發心力。視爲莊嚴。」於未修業前。先修此等。破除身心於諸善事無堪能性。一切怯弱。學菩薩行。令成輕利。如云。「定於修業前。令一切有力。憶不放逸論。令自成輕利。」如是勵力。能發何等精進耶。謂如樹棉。去來飄動隨風而轉。自內身心於善勇悍。隨勇悍轉。此後精進。能善成辦。由生精進。乃能成辦一

切資糧。如云。「如樹棉去來。隨風飄動轉。如是勇悍轉。由是事皆成。」又諸難行。唯應策勵。不應棄捨。如吉祥敬母云。「不修難行業。不獲難得位。故佛不自顧。令精進增長。」

第四正修此時。應如何行。隨發何精進。皆當具足六種殊勝。及六波羅蜜多。精進施者。謂自住精進而安立他。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。應當隨念。發菩提心爲諸行依。而勤修習。則於精進爲欲安立。諸有情故。策發修學。漸令增長。次於大地所發精進。修爲願境。於初發業所行精進。隨力勤學。尤應斷除精進不共。所治諸怯弱等。又於所得菩提。及爲一切有情。與樂拔苦。經極長時。集無邊資糧。行無量難行。先當勇悍。擐精進誓甲。妙手問經說。「若略發此廣大意樂。即已積集廣大資糧。」故當勤學。若不學者。不能增長種性。堪能。恆爲衆多惡行染著。於餘生中。亦極難學。諸菩薩行。如是知己。雖尙未能如實修學。然心亦應趣向彼品。隨力隨能。發勤精進。如妙手問經說。則於餘生。少以功力。無諸苦難。速能圓滿精進波羅蜜多。

學習靜慮波羅蜜多。分五。^一靜慮自性。^二修彼方便。^三靜慮差別。^四正修彼時。應如何行。^五此等攝義。

今初

住所緣境心不散亂善心一境性。如菩薩地云：「謂諸菩薩於菩薩藏聞思爲先。所有妙善世出世間心一境性。心正安住或奢摩他品。或毘鉢舍那品。或雙運道俱通二品。當知即是菩薩靜慮自性。」入行論云：「既發精進已。意當住等持。」

第二修彼方便。謂當思維。修習靜慮所有勝利及不修過患。奢摩他時茲當廣說。

第三靜慮差別。如前所引就自性分二。謂世出世。就品有三。就作業分。謂身心現法樂住靜慮。引發功德靜慮。饒益有情靜慮。初謂住定即能引生身心輕安所有靜慮。二謂諸靜慮能引神通解脫遍處及勝處等。共諸聲聞所有功德。三謂有靜慮能引十一種饒益有情事。

第四正修彼時應如何行。隨修何善三摩地。皆當具足六種殊勝。六波羅蜜多。自住靜慮亦安立他。是靜慮施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。隨念發心爲諸行依而正修習。則於無漏靜慮。爲欲安立一切有情策勵修學。此堅固增長已。以地上諸靜慮作所願境。雖未能生圓滿靜慮。亦應時時精進不捨。隨力學習心一境性諸三摩地。若不爾者。恆違學處罪所染著。於餘生中亦極難學菩薩等持所有學處。若能學者。即於現法亦少散亂心。所修善行勢力強盛。當來亦如妙手問經說。身心喜樂靜慮波羅蜜多極易圓滿。於奢摩他時當廣解釋。故此不說。

學習般若波羅蜜多分五。一慧之自性。二生慧方便。三慧之差別。四正修慧時應如何行。五此等攝義。今初

慧謂於所觀事能揀擇法。此處是說通達五明處等慧。如菩薩地云：「謂能悟入一切所知。及已悟入一切所知揀擇諸法。普緣一切五明處轉。一內明二因明三醫方明四聲明五工巧明。當知即是菩薩慧之自性。」能悟入慧者是未得地前慧。已悟入者是得地慧。

第二生慧方便。謂當思惟生慧功德及未生之過失。其有無通達如實無我性慧之功德過失。毘鉢舍那時茲當廣說。今當略說所餘德失。先說功德。此中慧是現後一切功德根本者。如龍猛菩薩云：「慧爲見不見。一切功德本。爲辨此二故。應當攝受慧。明是求法義。及大解脫本。故應先敬持。大般若佛母。」慧如施等五度之眼者。如攝頌云：「若時爲慧所攝持。爾時獲眼得此名。如畫事畢若無眼。未畫眼來不得值。」於餘功德皆須慧者。譬如妙金所作莊嚴雖已殊妙。若更嵌飾帝青等寶。尤爲可意。如是從施乃至靜慮。五種金莊嚴具。若

以揀擇理非理慧鈿寶嵌飾，更爲希有。由此能令施等五法成清淨故，猶如意識能於眼等五根之境，分別德失而爲進止。如吉祥勇云：「此施等福德，若有妙慧力，如諸金莊嚴，嵌寶尤光顯。慧於彼彼義，增廣功德力，如根於自境，由意顯其力。」如是信等根中，以慧爲主，若有慧主，則善了知，施信等德，慳等過失。次乃善巧盡諸煩惱，增長功德，所有方便。如云：「信等根中，慧爲主，如餘根中，須意識。有此爲主，知德失，亦能善巧斷煩惱。」又諸菩薩將自身肉，施諸求者，如從藥樹而取，無慢怯等分別變異，亦因智慧現證真實。又由慧故，能觀生死涅槃，所有衰損，爲利他故，修學尸羅，能令戒淨。由慧通達，忍與不忍，功德過失，令心調伏，則邪行衆苦，無能奪轉。由慧善知，爲應精進事，即勤修彼道極昇進。又住真實靜慮，所有最勝喜樂，亦是由慧依止正理之所引發。故淨施等五法，以慧爲依。如云：「菩薩開慧眼，雖施自身肉，如從藥樹取，無別無高下。」又云：「慧見三有獄，勝解度世間，持戒非自利，何況爲三有。」又云：「慧者有忍德，怨敵莫能害，如調伏象王，堪多業差別，唯勤墮苦邊，有慧成大利。」又云：「諸已趣歧途，集過重罪染，惡人豈能成，靜慮妙喜樂。」又二功德似有相違，由是慧故，能令無違。譬如菩薩作轉輪王，王四大洲，然能不隨欲塵遷轉，是由具足慧臣之力。

如是雖生猛利慈心，見諸有情極可悅意，然無少分貪欲和雜染，見有情苦，雖生恆常猛利難忍大悲，然無懈怠憂惱蔽覆，不樂善行。又雖具足歡喜無量，心於所緣全無散動。又雖具足大平等捨，然於衆生所有義利，利那不捨，此皆由慧成，以慧力故，滅除此等力均之障。如云：「菩薩具王位，根境如天物，性不變非理，是慧臣德力，慈心純利他，然無貪薰染，悲不忍他苦，不憂懈低劣，雖喜無散動，捨不棄利他，諸德所治品，由慧滅故妙。」又如讚應讚云：「不棄捨法性，亦隨順世俗。」謂諸相縛所執之事，雖微塵許亦不可得，於此法性獲大定解而不棄捨，然與世俗內外因緣各別生果，所獲定解無違隨順。又諸餘人認爲極相違事，然具慧者皆能隨順，令無所違。如前論云：「若開若遮止，佛語或有定，或是不決定，然皆不相違。」謂大小乘及經咒中，見有衆多開遮不同，若以一人雙修二事，尋求無邊經論密意時，諸愚無慧，雖覺相違，然諸智者實見無違，亦是慧之所作。如是無慧覺爲相違，及有慧者見不相違事，雖有無邊，然二諦建立及經論中，互相開遮衆多不同，以慧分辨，意趣無違，即是智慧無上功德。一切功德皆從慧生者，如云：「世間圓滿從慧生，如母育子有何奇，善逝十力超勝力，一切無等最勝事，及餘一切功德聚，皆依如是慧因生，世間藝術及勝藏，所有

如眼諸經典救護覺慧及咒等種種建立法差別。衆多異門解脫門。彼彼利益世間相。大力佛子所顯示。此等皆從慧力生。」

無慧過患中。施等無慧如無眼目。攝頌云。「俱眊。他無導盲。路且無知。豈入城。五度無慧如無眼。無導非能證菩提。」是故施等不能清淨。亦復不能獲得正見。如云。「無慧求果報。施體不能淨。利他爲勝施。餘唯爲增財。」又云。「無破闇慧光。不能成淨戒。多由無慧故。尸羅成濁染。」又云。「慧倒心混亂。不住忍德。不樂觀善惡。如無德王名。」又云。「智者所稱讚。無餘最細深。欲未障直道。無慧不能往。」又云。「心不勤修慧。其見不能淨。」王名稱者。謂如無德之王。名稱一揚後仍退失。乃至未發大慧光明。愚癡黑闇終不可滅。慧發即滅。故於發慧應隨力能精勤修習。如云。「由發大慧光明力。猶如出現大日光。衆生身中黑闇覆。悉皆除遣唯餘名。」又云。「故應盡自一切力。於如是慧勤修習。」愚癡之因。謂近惡友。懈怠懶惰。極重睡眠。不樂觀擇。不解方廣。未知謂知。起增上慢。上品邪見。或生怯弱。念我不能。不樂親近諸有智者。如云。「懈怠懶惰近惡友。隨睡眠轉不觀擇。不信能仁最勝智。邪慢所覆而輕問。心劣自耽以爲因。不信親近有智士。並其邪妄分別毒。及諸邪見爲癡因。」故又云。「恭敬承事可親師。爲引慧故求多聞。」謂應親近智者。隨自力能而求多聞。若不爾者。聞所成慧思所成慧皆不得生。是則不知修何法故。若有多聞。由思所聞法義。能生智慧。從此能生廣大修慧。如吉祥勇云。「寡聞生盲不知修。彼無多聞何所思。故應精勤求多聞。因此思脩生廣慧。」慈尊亦云。「三輪諸分別。是名所知障。慳等諸分別。是爲煩惱障。除慧無餘因。能斷此二障。聞爲勝慧本。故聞爲第一。」集學論云。「應忍求多聞。次當住林藪。精勤修等引。」自釋中云。「不能忍者。則由厭患。不能堪耐。退失聞等。」無多聞者。則不能知靜慮方便。淨惑方便。故應無厭而求多聞。」那羅延問經云。「善男子。若具多聞。能生智慧。若有智慧。能滅煩惱。若無煩惱。魔不得便。」是故聖道最勝命根。謂擇法慧。慧無上因。謂於無垢經論勤求多聞。以諸教理善爲成立。

然諸欲修法者。尚不能知聞爲必須者。是由於修時不能定解。必須觀慧思擇而修。反顛倒解。不須多聞過失所致。故自愛者。應棄此過。猶如惡毒。大瑜伽師云。「覺嚙瓦。欲成佛一切種智者。不於牛負量經函辨其所作。而將掌許若講若藏。皆無所成。」樸窮瓦開啓經卷安置枕前曰。「我等是學者故。縱未能看。應於此等而發願心。若不知法云何能修。」

哦之弟子送博采瓦時。三云。「汝等快樂。」次云。「能得依止我如天覆地之知識。不須於他更起口水。不勞多看紅紅本釋。事業微少。不勞思業果內心安泰。以多咒法成多事業令心飽滿。」霞惹瓦云。「乃至未成佛求學無完。至成佛時始得完畢。」迦摩瓦云。「若謂修法何須求知。是自失壞。我寡聞者易生此失。易說修行不須求知。然修法者。實定須知。縱於此短壽未能圓滿。須不失暇身。相續多聞。若謂修者不須說者。乃須說說法師易生此罪。以修者尤須故。」如是修者慧及慧因多聞。不容或少。應獲廣大定解。然此定解於未知修時。必須觀察修者極難生起。雖自許爲受持三藏之法師。亦多認爲修之前導。或僅爲佐證。非實教授。由此因緣。說欲速成佛則須勤修。欲利聖教則須多聞。內自修與利聖教別執爲二。此是矛盾最大狂言。以聖教中。除教證法別無聖教。前者是令了知修行之軌。後者是令知已予以實行。故修行能無錯謬者。即是最勝住持聖教。又能無錯住持修證之聖教。必依無錯了解教法故。故先知多法者。修時即應修彼法義。不可忘失。若先未知亦勿怯退。當隨慧力而求多聞。復非聽聞此法。別修他法。即所修處而求聞思。故又不應唯修一分。定應依止初業菩薩所修圓滿道之次第。若慧劣弱即令修彼。若慧廣大或初雖微劣。由修習故增廣之時。將此道次漸爲增廣。能與一切清淨經論相屬而修。亦非定須別求多聞。故凡圓滿無錯教授。略亦能攝一切經咒大小諸乘道之宗要。若廣開解亦能遍入一切教法。未獲如斯教授之時。於少分修易生喜足。然於聖教全體修行宗要。難獲定解。故應親近良師。淨持尸羅。數聞教授。每日四次修習所緣。至誠祈禱師長本尊。又由多門積集資糧。淨除業障。若能勤修此圓滿因。其慧倍復殊勝增長。乃能生起澈底定解。如先覺云。「先所聞法令心總現。數數思惟稱量觀察。若忘其法專學持心。則無助伴。」故上修者是上法師。中品修者是中法師。凡所修法即知彼法。若由是思定解堅固。則諸惡友唱說善惡一切思惟。皆是分別悉應棄捨者。自知法中無如是語。良師不許。便能不隨彼轉。若無此解。有信無慧。見哭則哭。見笑則笑。隨他所說。覺爲真實。猶如流水隨引而轉。

第三慧之差別分三。一、通達勝義慧。二、通達世俗慧。三、通達饒益有情慧。今初

謂由總相覺悟。或由現量覺悟無我實性。第二通達世俗慧。謂善巧五明處慧。如莊嚴經論云。「若不勤學五明處。聖亦難證一切智。故爲調伏及攝他。並自悟故而勤學。」謂爲調伏未信聖教者故。應求聲明及因明處。爲欲饒益已信者故。應求工巧及醫方明。爲自悟

故應求內明。此是別義。又此一切皆爲成佛故求。是爲通義。第三通達饒益有情慧。通達能引有情現法後法無罪義利。

第四正修慧時應如何行。發三慧時。應令具足六種殊勝。及具六種波羅蜜多。自住慧已。立他於慧。是爲慧施。餘如前說。

第五此等攝義。雖有現證空性之慧。若無大菩提心。仍非菩薩之行。故應增長大菩提心。爲行所依。地上慧度修所願境。其能圓滿無上妙智資糧。所有方便。謂發三慧。現應勵力而求多聞。若不爾者。違越學處罪所染著。諸餘生中。亦不樂多聞。不能學習菩薩學處。若於現法勤修開發智慧方便。能遮現法不學之罪。如妙手問經所說。餘生亦能速疾圓滿般若波羅蜜多。如是經咒二道棟梁。六度之中。修習靜慮之次第。尚似略存。修餘五度之次第。皆已隱沒。故於修行攝要及引發定解之方便。略爲宣說。諸大經論所說。修習緣如所有及盡所有般若自性毘鉢舍那之次第。及修習靜慮自性奢摩他之次第。後當廣釋。凡菩薩成佛。皆依六度而得成佛。菩薩地中。於六度一一之後。皆珍重宣說。故應了知。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菩薩衆共行之道。此六即是一切白法大海。故是修行宗要。無上大嚧陀南。如菩薩地云。「如是六種波羅蜜多。菩薩爲證無上正等菩提果故。精勤修集。是大白法。名大白法海。是一切有情一切種類圓滿之因。名爲涌施大寶泉池。又即如是所集無量福智資糧。更無餘果可共相稱。唯除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第二四攝成熟他相續分五。一四攝自性。二立四之理由。三四攝之作業。四攝受眷屬須依四攝。略爲解說。今初。

布施如前六度時說。愛語者謂於所化機開示諸度。利行者如所教義令所化機如實起行。或令正受。同事者謂教他所修。自亦應修。與他同學。如莊嚴經論云。「施同示勸學。自亦隨順轉。是爲愛樂語。利行及同事。」

第二立四之理由。何故定爲四攝耶。答謂攝受眷屬令修善行。須先使歡喜。此必先須施以資財饒益其身。既歡喜已。令修道時。先須令知云何應修。此由愛語宣說正法。除其無知斷其疑惑。令其無倒受持法義。既了知已。由其利行令修善行。若自不修而爲他說。應取應捨。彼不信受。反作是難。且不自修。何爲教他。汝今尚須爲他所教。若自實行。他便信受。謂教我等所修之善。彼自亦修。若修此善。定能利益安樂我等。先未修者能新修行。已修行者

堅固不退。故須同事。如云：「能利他方便。令取令修行。如是令隨轉。四攝事應知。」

第三四攝之作業。以此四攝於所化機何所作耶。謂由布施故。令成聞法之器。以於法師生歡喜故。由愛語故。能令信解所說之法。以於法義令正了解斷疑惑故。由利行故。如教修行。由同事故。已修不退長時修行。如云：「由初爲法器。第二令勝解。由三使修行。第四成淨修。」

第四攝受眷屬須依四攝。佛說此爲成辦一切衆生義利賢善方便。故攝徒衆應須依此。如云：「諸攝眷屬者。當善依此理。能辦一切義。讚爲妙方便。」

第五略爲解說。愛語有二。一隨世儀軌語。謂遠離鬻聲。舒顏平視。含笑爲先。慰問諸界。爲調適等。隨世儀軌慰悅有情。二隨正法教語。謂爲利益安樂有情。依能引發信戒聞捨慧等功德。宣說正法。又於能殺害怨敵之家。無穢濁心說利益語。於極鈍根心無疑慮。誓受疲勞。爲說法語。令攝善法。於其諂詐欺二師等。行邪惡行諸有情所。無恚惱心說利益語。於此難行愛語。亦當修學。又於相續未熟。欲斷諸蓋向善趣者。爲說先時所應作法。謂施及戒。又於已離蓋。相續成熟心調善者。爲說增進四聖諦法。又在家出家多放逸者。爲令安住不放

逸行。無倒諫誨。又疑惑者爲斷疑故。爲說正法論議決擇。是爲一切門愛語。

利行略有二種。一未成熟者能令成熟。二已成熟者能令解脫。又分三種。一於現法利。勸導利行。謂勸令如法招集守護增長財位。二於後法利。勸導利行。謂正勸導棄捨財位。清淨出家乞求自活。由此定獲後法安樂。不必獲得現法安樂。三於現法後法利。勸導利行。謂正勸導在家出家。趣向世間出世離欲。由此現法能令獲得身心輕安。於後法中或生淨天。或般涅槃。又應修行難行利行。一於往昔未種善根者。難令行善。二現有廣大圓滿財位者。難行利行。由其安住大放逸處故。三諸已串習外道見者。難行利行。由憎聖教。愚癡邪執不解理故。又應修行漸次利行。謂於劣慧者。先令修行粗淺教授。若成中慧。轉中教授。成廣大慧。爲說深法。隨轉幽微教授教誡。

同事者。謂於何義勸他安住。即於此義自當安住。若等若增。如是隨作何事。先應緣於有情義利。定不應離利他意樂。然其加行則先自調伏。如無邊功德讚云：「有未自調伏。雖說正理教。違自語而行。不能調伏他。尊知此義故。心念諸衆生。自未調伏時。暫勤自調伏。」又四攝事可攝爲二。謂以財攝及以法攝。財施爲初。餘三屬法。法爲所緣。正行清淨之

法。如云。「由財及以法。謂所緣法等。由此二攝門。說爲四攝事。」又此即是三世一切菩薩利他方便。故是共道。如云。「已攝及當攝現攝悉皆同。是故此即是成熟有情道。」又菩薩行總有無邊。然大嗚柁南即是六度四攝。以諸菩薩唯二所作。一自內成熟成佛資糧。二爲成熟他有情相續。六度四攝即能成辦此二事故。如菩薩地云。「由諸波羅蜜多能自成熟一切佛法。由諸攝事能成熟他一切有情。當知略說菩薩一切善法作業。」故於此中略說彼二。若欲廣知。應於菩薩地中尋求。又此根本後得時。應如何行者。如尊者云。「六波羅蜜等。菩薩廣大行。由本後瑜伽。堅修資糧道。」謂初業菩薩受菩薩戒。住資糧道。根本後得皆不出六度。故六度中有是根本定時所修。有者是於後得時修。謂靜慮自性奢摩他。及慧度自性毘鉢舍那一分。是於根本定時所修。前三波羅蜜多及靜慮般若一分。是後得時修。精進俱通根本後得。忍中一分定思深法於定時修。如尊者云。「起根本定時。徧觀一切法。修幻等八喻。能淨後分別。應正學方便。於根本定時。應恆常修習。止觀分平等。」若由未習如是希有難行諸行。聞時憂惱。應念菩薩於最初時亦不能行。然由先知所作願境漸次修習。久習之後。不待功用能任運轉。故其串習極爲切要。若見現前不能實行。即便棄捨全不修。

心是極稽留清淨之道。如無邊功德讚云。「若由聞何法。令世間生怖。尊亦於此法。久未能實行。然尊習其行。時至任運轉。是故諸功德。不修難增長。」故受菩薩律儀者。定無方便不學諸行。未如儀軌受行心者。亦當勵力修欲學心。若於諸行勇樂修學。次受律儀極爲堅固。故應勤學。上士道次第中。已說淨修願心。及學菩薩總行道之次第。

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三終